

繪圖鍼灸傳真卷二

鍼灸傳真卷之二

五臟合五行各按時日生起以行補瀉

欲於五臟行補瀉。先於五臟明生起。生則臟氣盛。起則臟氣衰。盛者多瀉不為損。衰者少補莫見功。五臟各有盛衰生起之期。鍼家必先謹察時日。審度順逆。而或補或瀉。始不至損不足而益有餘。內經曰。病在肝。愈於夏。夏不愈。甚於秋。秋不愈。持於冬。起於春。禁當風。夫肝為木臟。夏則心火盛而克肺金。肺金被克而氣較衰。不能剋肝木。是子能制金賊也。夏不愈而甚於秋者。肺金得令。肝木受耗。故病多增劇也。秋不死而持於冬者。腎水得令。水旺生木。而木得生扶以起也。起於春者。以春又為肝木主氣之時。故肝病復發也。禁當風者。風氣通於肝。五臟惟肝不耐風。又易招風。故當禁忌也。此肝之屬於四時生起者。又曰。肝病者。愈於丙丁。丙丁不愈。加於庚辛。庚辛不死。持於壬癸。起於甲乙。此肝之屬於日干生起者。

亦如肝在四時之生魁也。又曰。肝病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靜夫平旦慧者以平旦應甲乙故病覺爽慧也。下晡甚者以下午申酉時應庚辛故病加甚也。夜半靜者以亥子時應壬癸故病多安靜也。此肝之關於一日早晚晝夜生魁者內經曰病在心愈於長夏長夏不愈甚於冬。冬不死持於春起於夏禁溫食熱衣夫病在心愈於長夏者以長夏脾土旺而魁腎水腎水被魁而氣較衰不能剋心火是子能制水賊也。長夏不愈而甚於冬者腎水得令心火受魁故病多加甚也。冬不死而持於春者肝木得令木旺生火而心得生扶以起也。起於夏者以夏又為心火主氣之時故心病復發也。禁溫食熱衣者以心惡熱熱則心燥故當禁忌也。此心之關於四時生魁者又曰心病者愈於戊己戊己不愈加於壬癸壬癸不死持於甲乙起於丙丁此心之關於日干生魁者亦如心在四

時之生魁也。又曰。心病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靜。夫日中慧者。以
日中正屬丙丁火也。夜半甚者。以夜半正屬壬癸水也。平旦靜者。
以平旦正屬甲乙木也。此心之關於一日早晚晝夜。生魁者。內經
曰。病在脾。愈於秋。秋不愈。甚於春。春不死。持於夏。起於長夏。禁溫
食飽食。濕地濡衣。夫脾病愈於秋者。以秋肺金旺而魁肝木。肝木
被魁而氣較衰。不能魁脾土。是子能制木賊也。秋不愈。甚於春者。
肝木得令。脾土受魁。故病多加甚也。春不死。持於夏者。以心火得
令。火旺生土。而脾得生扶以起也。起於長夏者。以長夏又為脾土
主氣之時。故脾病復發也。禁溫食飽食。濕地濡衣者。以溫熱太飽。
濕地濕衣。皆脾土所惡。故當禁忌也。此脾之關於四時。生魁者。又
曰。脾病者。愈於庚辛。庚辛不愈。加於甲乙。甲乙不死。持於丙丁。起
於戊己。此脾之關於日干生魁者。亦如脾在四時之生魁也。又曰。

脾病者日帙慧。日出甚。下脯靜。夫日帙慧者。以日昃則未土正旺。土性耐也。日出甚者。以日出則木旺。魁土也。下脯靜者。以申酉時金旺。魁木。木不能魁土也。此脾之關於一日早晚生魁者。內經曰。病在肺。愈於冬。冬不愈。甚於夏。夏不死。持於長夏。起於秋。禁寒飲食寒衣。夫病在肺。愈於冬者。以冬腎水旺而魁心火。心火被魁而氣較衰。不能魁肺金。是子能制火賊也。冬不愈。甚於夏者。心火得令。肺金受魁。故病多加甚也。夏不死。持於長夏者。脾土得令。土旺生金。而金得生扶以起也。起於秋者。以秋又為肺金主氣之時。故肺病復發也。禁寒飲食寒衣者。以肺金惡寒。故當禁忌也。此肺之關於四時生魁者。又曰。肺病者。愈於壬癸。壬癸不愈。加於丙丁。丙丁不死。持於戊己。起於庚辛。此肺之關於日干生魁者。亦如肺於四時之生魁也。又曰。肺病者。下脯慧。日中甚。夜半靜。夫下脯慧者。

以下脯正屬庚辛金也。日中甚者以日中正屬丙丁火也。夜半靜者以夜半正屬壬癸水也。此肺之關於一日早晚晝夜生耗者內經曰病在腎愈於春。春不愈甚於長夏。長夏不死持於秋起於冬。禁犯焮煥熱食溫炙衣。夫病在腎愈於春者以春肝木旺而耗脾土。脾土被耗而氣較衰不能耗腎水。是子能制土賊也。春不愈甚於長夏者脾土得令。腎水受耗故病多加甚也。長夏不死持於秋者肺金得令。金旺生水而水得生扶以起也。起於冬者以冬又為腎水主氣之時故腎病復發也。禁犯焮煥熱食溫炙衣者以腎性惡燥故凡焮煥之熱食溫炙之衣皆當禁忌也。此腎之關於四時生耗者又曰腎病者愈於甲乙。甲乙不愈甚於戊己。戊己不死持於庚辛起於壬癸此腎之關於日干生耗者亦如腎於四時之生耗也。又曰腎病者夜半慧四季甚下脯靜夫夜半慧者以夜半屬

王癸水也。四季甚者以四季屬土也。下晡靜者以下晡屬庚辛金也。此腎之關於一日十二時生耗者。昧音迷、猝煥、爆瀆之熟食也。辰戌丑未時也。

氣血於四時節氣及日月天光之關係

人身氣血於四時節氣日月天光最有關係。故凡鍼灸者非惟於一日之內氣血流注宜謹按十二時間對準表點以行補瀉。即一年四季氣候之往來。日月寒溫盈虧之異象皆不可不預為推察。以定其衰旺。蓋瀉有餘而補不足固鍼道之常。而有時節序更換。日月改易。氣血亦隨以盛衰。則補瀉多少未可執泥。如肝木旺於春而衰於秋。心火旺於夏而衰於冬。肺金旺於秋而衰於夏。腎水旺於冬而衰於長夏。脾土旺於四季各十八日而衰於春。此天道之常人應之而生於氣交之中五臟亦隨之為盛衰。仲景曰。有未

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過。此言天氣之變。而人亦應之以失常。故病多生焉。甚有春得秋脈。夏得冬脈者。此又人體失調之過。非盡闕天氣使然也。故曰。四時節氣各有常變。醫者非預為推察。無以為法則。岐伯曰。法天則地。合以天光。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瀉。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沈。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日光陰晴寒溫之變。則為氣血聚散浮沈之異。月郭空滿盈虧之象。則為血氣虛實增減之應。故又曰。天寒無刺。天溫無凝。月生無瀉。月滿無補。月空無治。得時而調之。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月生而瀉。是為藏虛。月滿而補。血氣揚溢。絡有留血。命曰重實。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真邪不別。沈以留止。外虛內亂。淫

邪乃起。由此觀之。則用鍼以天溫日明為主。而欲行瀉法。宜於朔望月滿之時。欲行補法。宜於雨弦初生之際。若天寒日陰。月郭正空。皆不宜用鍼。雖倉卒急病。有不暇顧及之勢。而要之取效緩。見功效。總不若謹按天光之為愈也。

用鍼要識營氣流注法

凡用鍼者。必先識營氣之流行。某時注某經。某經應某時。而補瀉始有效。營氣行於脈中。與衛氣不同。各有起落交會之時。未可混為一氣也。黃帝曰。營氣之道。內穀為實。穀入於胃。乃傳之肺。流溢於中。布散於外。精專者行於經隧。常營無已。終而復始。是為天地之紀。夫營為穀氣所化。而專行於脈中。按時流注。一日夜而與衛氣大會於太陰。其初由胃化生。依次傳送各經。寅時流注肺經。卯時流注大腸經。辰時流注胃經。巳時流注脾經。午時流注心經。未

時流注小腸經。申時流注膀胱經。酉時流注腎經。戌時流注心包絡經。亥時流注三焦經。子時流注膽經。丑時流注肝經。週而復始。循環無已。所謂流注者。如水之流行正旺。值是時而氣血較多。非謂失時則無氣血也。非謂失時則氣血不流也。故注非停止不行。意蓋氣較盛而流行於是經。過時則未能如是之旺也。獨是營行不已。固由胃氣化生之故。而傳送各經。竟有盛衰起止之異者。其故何也。蓋一日十二時。氣候各有不同。而人身十二經。氣血亦各有所異。人身一小天地。故在歲則有春夏秋冬之變。在脈則有弦鈎沉浮之異。不知天時者。不可與言醫道。流注之理。最為明顯。試以海潮喻之。海潮有漲有落。其漲落時間。各處皆有定期。撐船者必先預知某日某時漲。某日某時落。所以然者。海水載。原因太陽太陰吸力之故。日月所行度數。與地球常有向背。向則吸力較

大而潮漲。背則吸力較小而潮落。吸力不同。則天氣更變。營氣流注某經。則某經有如潮漲。去某經。則某經有如潮落。亦因天氣有異也。而必於某時注某經。某經應某時者。蓋某時則某經氣開。某經值某時。則某經當事執權。亦如吾人一生。少壯則血氣盛。老年則血氣衰也。知老少一生氣血之增減。即知一日各經營氣之漲落。營氣繫跟天時。無少差移。故凡行鍼者。必先知營氣於某時。注某經。於某時去某經。注某經。則迎而奪之。去某經。則隨而濟之。雖遇倉卒疾病。有不能按時行鍼之勢。而功效究不若按時之多也。

六經氣血多少不同

六經氣血。各有多少。故以鍼取氣血者。必先知各經氣血多少。以免洩瀉太過之弊。內經曰。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少血多氣。陽明常多血多氣。少陰常少血多氣。太陰常多氣。

少血氣少者瀉氣不可太多。血少者瀉血不可太多。雖病各不同。
未可執泥而天之常數有如此。在鍼家臨症審察耳。刺營者出血。
刺衛者出氣。邪在氣分者可從血出。邪在血分者可從氣出。陽明
氣血皆多。故曰。刺陽明出血氣。太陽多血少氣。故曰。刺太陽出血
惡氣。少陽少血多氣。故曰。刺少陽出氣惡血。太陰多氣少血。故曰。
刺太陰出氣惡血。少陰少血多氣。故曰。刺少陰出氣惡血。厥陰多
血少氣。故曰。刺厥陰出血惡氣。出者瀉也。不必泥用三棱鍼出血。
乃謂之瀉。凡係實病。按六陰數以洩其邪者。皆謂之出也。惡者慎
於瀉也。瀉不可太過。致損其不足。非謂得大實病。而一點血。一吸
氣亦不可瀉也。况內經明言氣血多少。乃天之常數。逆其常者。則
少氣變為多氣。少血竟成積血。是又不得不大瀉氣血矣。多少有
定量。不可不知其常。病邪有積聚。又不可不通其變。知其常不泥

於常始可與言鍼灸。始可與讀內經。

鍼病宜識標本先後法

內經曰。病有標本。刺有逆從。有在標而求之於標者。有在本而求之於本者。有在標而求之於本。在本而求之於標者。有逆取而得者。有從取而得者。本者。先成之病。舊病也。標者。後成之病。新病也。逆取者。如在標治本。在本治標也。從取者。如在標治標。在本治本也。故又曰。先病而後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後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後生病者。治其中。先病而後生寒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中滿者。治其標。先病而後泄者。治其本。先泄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調之。乃治其他病。先病而後生中滿者。治其標。先中滿而後煩心者。治其本。人有客氣。有同氣。小大不利。治其標。小大利。治其本。病發而有餘。本而標之。先治其本。後治其

標。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先治其標。從治其本。謹察間甚。以意調
之間者。并行。甚者獨行。先小大不利而後生病者。治其本。按此。凡
以鍼治病者。先治其本。惟中滿及大小便不利者。則不分標本。而
必先治之也。

論毫鍼利益

內經九鍼。雖各有所用。而用途廣。鍼治最多者。莫若毫鍼。毫鍼細
如毫毛。能鍼三百六十五穴。無論手足四肢。腹背頭面。邪輕邪重。
未有不宜使用毫鍼者。故毫鍼為醫家第一便利必需之鍼。除深
邪遠痺。腹內積塊。宜用略粗較長之鍼外。其他氣血凝滯。經絡不
通。及一切風寒燥濕諸疾痛。皆可以毫鍼行補瀉。其利益頗多。鍼
細易於進穴。不至費時費力。一利也。進穴後。便於搓轉。提插無滯。
二利也。病者不覺痛苦。無畏鍼之患。三利也。鍼細則鍼孔亦小。不

至有傷穴旁好肉四利也。人身氣血流行。脉絡粗者為經脉。細者為絡脉。極細者為孫絡。傷一孫絡。則閉一氣道。鍼細則無傷絡之虞。五利也。鍼後穴眼被粗鍼搖大。病者多覺疼痛。又易招風。鍼細則孔小而穴眼不痛。封閉又緊。自無疼痛招風之患。六利也。進穴後行補瀉時。若遇邪多正虛者。非留鍼時久。未能盡邪補虛。細鍼則不傷穴旁骨肉。可以久留搓轉。終無他害。七利也。種種利益。不勝枚舉。世之行鍼者。奈之何不用毫鍼而用粗鍼哉。

問毫鍼細如毛髮。何以能瀉實補虛。

答曰。補虛瀉實。不外驅邪益氣二者而已。補則有如以土填坎。用大鍼填挽。不費時而坎易滿。用小鍼挽填。則費時而鍼數較多。終亦必使坎平滿。瀉則有如從坎取土。用大鍼挽取。取土多而坎易陷。用小鍼挽取。取土少而費工。時久亦見坎陷。人身脉絡所存者。

血與氣耳。氣多則損之。氣少則益之。鍼粗損益較多。鍼細損益較少。然多施手數。多費功夫。不過是醫者少受勞苦耳。究其終粗鍼以氣鬆為法盡。細鍼亦以氣鬆為法盡。粗鍼之較勝於細鍼者。僅省時省功之益。其他進退搓轉。提插出入。病者可免痛苦。未有能如細鍼之便利者。毫鍼豈不勝於粗鍼哉。

論神應經補瀉法

男子背上經絡。為太陽。為督脈。女子背上經絡。亦為太陽。為督脈。男子腹上經絡。為任衝。為少陰厥陰陽明。女子腹上經絡。亦為任衝。為少陰厥陰陽明。督脈起於胞中。出會陰穴。而循脊骨上行。終於人中。太陽起於目內眞。上額交顛。下腦後。夾脊下行。而終於足小指外側。督脈氣道。由下而至上。鍼督脈者。鍼芒向上為補。向下為瀉。太陽氣道。由上而至下。鍼太陽者。鍼芒向下為補。向上為瀉。

男女無異也。至腹上經絡。陰升陽降。男女亦無區別。任脈起於少腹胞室之下。由會陰上毛際。循臍中央。至亶中。上喉嚨。繞唇。終於唇下之承漿穴。與督脈交。衝脈亦起於少腹之內胞中。夾臍左右上行。並足少陰之脈。至胸中而散。上夾咽。故任衝稍挾火邪。男子病喉痛。女子亦病喉痛。天癸是治喉要穴。鍼男子以鍼芒向下為瀉。女子亦以鍼芒向下為瀉。余等按此鍼瀉。百不失一。若謂女子與男不同。是男子宜鍼芒向下。女子宜鍼芒向上矣。何以男女取效皆同乎。男女有無髭鬚之別。是血餘洩上洩下之分。而病邪之升降無殊焉。至腹上陽明各穴。少陰各穴。厥陰各穴。陰升陽降。無一不與男子同氣道。謂男子背陽腹陰。女子背陰腹陽者。謬矣。且言進鍼時必令病者咳嗽一聲。一刺插進天部。鍼左用右手。鍼右用左手。皆執泥難用。手法拙钝。未可奉為準繩也。